

書叢小科百

學文元金遼

著林雪蘇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遼金元文學

第一章 遼文學

遼之先爲契丹，公元九一六年阿保機自立爲帝。九七五年改國號爲遼，爲北宋強敵。公元一一二五年受金宋夾攻而亡，立國共二百零九年。

遼在太祖時已以漢字爲基礎，創爲契丹大小二體文字。且習漢文。太祖長子東丹王倍爲其弟所猜忌，渡海至唐，作詩曰『小山壓大山，大山全無力，羞見故鄉人，從此投外國。』趙翼廿四史劄記稱其『情文悽惋，言短意長，深有合於風人之旨。』又嘗市中國書籍至萬卷，藏於醫巫閭山之望海堂。其子隆先亦聰明博學，有閩苑集行世。這可見九世紀初葉遼人漢文已很有根基了。

遼聖宗（公元九二九—一〇三〇）御製曲五百餘首。又嘗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，題詩其上『樂天詩集是吾師』云云。見古今詩話。又作傳國璽歌見孔平仲珩璜新論。

興宗（公元一〇三一—一〇五四）亦擅長漢文，常賦詩賜寵臣。見本紀。道宗（一一〇五—一一〇〇）題宰相李儼黃菊賦云：『昨日得卿黃菊賦，碎剪金英搗作句，袖中猶覺有餘香，冷落西風吹不去。』見陸游老學庵筆記。

遼之女貴族擅長詞章者頗有其人。道宗蕭皇后小字觀音，失寵於帝，作回心院詞十首，其第四首云：『裝繡帳，金鈎未敢上，解却四角夜光珠，不教照見愁模樣。』第七首云：『剔銀燈，須知一樣明，偏是君來生彩暈，對妾故作青熒熒。』

又有十香詞措詞頗爲猥褻，據王鼎焚椒錄謂係耶律辛乙所作，命宮婢單登乞后書而卽以此誣爲后作，爲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之證。道宗大怒，遂賜后死。臨死時作絕命詞亦甚悲慘。

天祚帝的蕭文妃善歌詞，見金人勢盛，而帝畋遊不絕，忠臣疏斥，作諷諫歌二首，其一云『勿嗟塞上兮暗紅塵，勿傷多難兮畏夷人，不如塞奸邪之路兮，選取賢臣，直須臥薪嘗膽兮，激壯士之捐身。可以朝清漠北兮，夕枕燕雲。』

遼之宗室中亦多文士。聖宗時有寧王長沒，耶律資忠。興宗時有耶律庶成，及其弟庶箴，其子蒲

魯。又有耶律韓留，耶律陳家奴，耶律良均。道宗時有耶律孟簡。

至於普通文學家則遼史文學傳所載過於簡略，今採取羣籍爲之補充數人。

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，晉亡歸遼。授翰林學士，累遷工部侍郎。穆宗應歷二年（公元九五二）澣兄在汴密遣人招之。澣託求醫南京，易服夜遁，至涿，爲徼巡者所得，械歸上京。帝怒甚，欲殺之，賴樞密高勳力救得免。仍令禁錮於壽國寺。凡六年，艱苦萬狀。會帝欲建太宗功德碑，高勳薦澣秉筆，文成以進。帝悅，釋其囚。尋加尙書宣政殿學士卒。

澣有應歷小集十卷，通志藝文略說他取遼穆宗年號以名。宋史藝文志也載澣文集十卷，但集名則易爲丁年。說者謂其取李陵書中語以蘇武自况也。觀冊府元龜載其與兄濤書報告穆宗荒淫及契丹亂弱情況，請中國乘此定和戰之計。可見李澣實具有民族思想，其仕遼原非得已。則以蘇武自况也許是真的。玉壺清話又載其留舊閣七絕一首，平平而已。

劉三殿河間人，父慎行仕遼官至北府宰相。遼既有幽薊及雁門以北，亦開科以收士人，三殿與第四端六符並擢進士第。又與四端尙主。嘗獻一矢斃雙鹿賦，聖宗嘉其膽麗。後得罪，攜嬖妾與一子

投宋廣信軍，情詞迫切，自言主凶狠，必欲殺其妾與子，故歸。宋人頗詢其國中機密，復爲詩自陳云：「雖慙涔勺赴滄溟，仰訴丹衷不爲名。寅分星辰將降割，兌方疆域卽交兵。春秋大義惟觀釁，王者雄師但有征；救得燕民歸舊主，免於通問自稱兄。」遼屢移文求索，期在必得，宋以誓約既久，恐開邊隙，乃拘送還遼。遼殺其妾與子，以其昆弟俱方委任，貸其死，錮禁終身。（儒林公議）

蕭韓家奴（一作罕嘉努）字休堅，涇刺部人。少好學，弱冠入南山讀書，博覽經史，通遼漢文字。統和十四年（公元九九六）始仕。重熙初，同知三司使事，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，徙彰愍宮使。帝與語才之，名之爲「詩友」。帝嘗詔天下言治道之要，韓家奴有對策一篇（具載遼史本傳），及繆荃孫遼文存本傳稱之云：「落落累數百言，概可施諸行事。」亦遼之晁賈哉！

後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，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爲二十卷進之。又博考經籍自天子至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謬於古者，作禮書三卷。欲帝知古今成敗，譯通曆，貞觀政要，五代史以進。卒年七十二。有六義集行世。

王鼎字虛中，涿州人。幼好學，居太寧山數年，博通經史。清寧五年（公元一〇五九）擢進士第。

調易州觀察判官，改涑水縣令。累遷翰林學士。當代典章，多出其手。嘗上書言治道十事。後得罪，流鎮州。居數歲有赦，鼎獨不免。令守臣召鼎爲賀表，因以詩貽使者，有「誰知天雨露，獨不到孤寒」之句。上聞而憐之，卽召還復職。乾統六年（公元一一〇六）卒。

王鼎著作今日存者僅有焚椒錄一卷。紀道宗蕭皇后被誣賜死始末。清人以其所記事與契丹國志略有不符，遂疑其僞。然亦無強有力的證據。鼎又有固安縣固城謝家莊石橋記一篇收遼文存中。

劉輝，好學善屬文，疏簡有遠略。太康五年（公元一〇七八）第進士。大安末爲太子洗馬，上書言「西邊諸番爲患，士卒遠戍，中國之民疲於飛輓，非久長之策。爲今之務，莫若城於顯德，實以漢戶，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。」言雖不行，識者韙之。遷禮部郎中，詔以賢良對策。輝言多中時病，撰史館修撰卒。

趙良嗣本燕人，馬植，世爲遼國大族，仕至光祿卿。宋政和初童貫使遼，因與俱歸，易姓名薦諸朝，獻結金滅遼之策。宣和二年（公元一一二〇）以右文殿修撰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金，援祖宗

朝故事買馬爲名，因議夾攻遼人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宋。四月與金主相見於龍岡，致議約之意，金主許之。復同入上京看遼大內居室，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，並乘馬過五鸞宣政等殿，置酒於延和殿。作詩云：『建國舊碑明月暗，興王故地野風乾，回頭笑向王公子，騎馬隨軍上五鸞』（北盟彙編）

芳齋自敘又記趙良嗣事云：『宣和四年十一月，金主見良嗣，許割燕雲薊景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。（按燕雲十六州自陷入契丹後，屢有更置，此卽其故地）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。良嗣歸有喜色，作詩云：『朔風吹雪下雞山，燭暗穹廬夜色寒。聞道燕然好消息，曉來驛騎報平安！』

按趙良嗣與金太祖議夾攻遼，是歷史上一件大事，往復磋商，數年始定。其經過情形具見北盟會編，長編紀事本末，大金弔伐錄等書所載金太祖八次致宋徽宗書中。自石敬瑭勾引契丹獻了燕雲十六州之後，契丹頻歲騷擾，中國以北部無險可守，元氣損耗極大。宋太祖親征契丹受箭而歿——此事正史不載，兩山墨談據宋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始知——趙良嗣獻夾攻之議遂以亡遼，既取回五代時陷入契丹舊地，又報了宋的不共戴載的大仇。他不惟算得中國歷史上外交界一個偉人，

也可算中國民族一個大功臣了！

第二章 金之初中葉作家

金乃女真族，起於塞北之一部落。公元一一一五年阿骨打稱帝建國號，勢漸強盛。一一二五年滅遼，同年入寇於宋。翌年陷汴京，擄徽欽二帝。宋南遷，長江以北遂歸金統治。至一二三四年見滅於元，立國凡一百二十餘年。

金之濡染漢族文化，較遼爲後。太祖滅遼，得遼人韓昉而用之，文物始見進步。太宗入汴，取經籍圖書，於是設庠序，定禮樂，皇帝祀孔廟，北面執弟子禮，諸王執經誨唔。又以詞賦、經義、策論、律科等科取士。金之諸帝如金主亮、世宗、顯宗、章宗無不嗜好學問，長於詩文。金主亮嘗使畫工密圖杭州、湖山，題詩其上，有『立馬吳山第一峯』之句。其中秋待月，賦鵲橋仙詞，尤奇橫可喜。世宗嘗自撰本曲，記祖宗創業艱難。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，與諸儒講論，乙夜忘倦。元好問中州集載其風箏詩一首，儼然作者。宗室中人才亦不亞於遼之貴族。

金之文學可分爲三個時期。自太祖立國至金主亮南侵被弑爲金之初葉，爲文學第一期，共四

十五年（一一一五—一一六〇）最初十餘年文學無可述。滅遼與北宋之後，竭力羅致遼宋文人。奉使之士有文名者，每強留而不遣，或執而不殺，強迫官之。致自遼的有韓昉、胡礪、王樞、魏道明、左企弓、虞仲文等。致自宋的有宇文虛中、高士談、施宜生、蔡松年、吳激、馬定國、王競等。

韓昉字公美，燕京人。仕遼累世通顯。天慶二年（遼天祚帝年號，公元一一一一）進士第一。入金後甚見信用。官至翰林侍講學士，禮部尚書。對於金朝的典章制度建議甚多。後封鄆國公，加開府儀同三司致仕。薨年六十八。昉善屬文，最長於詔冊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，當世稱之。

胡礪字元化，磁州武安人。天會間金兵至遼，爲軍士所掠，行至燕，亡匿香山寺，與傭保雜處。韓昉見而異之，攜歸使與子同讀。常對人說：『胡生才器一日千里，他日必將名世。』十年（公元一一三二）進士第一，授右拾遺，權翰林修撰。改定州觀察判官。海陵爲平章政事，百官賀於廟堂，礪獨不跪，海陵深加器重，後扈從至汴卒，年五十五。

王樞、魏道明、左企弓、虞仲文的事迹不大顯著，遼金文學傳亦不載，僅中州集及全金詩略有介紹而已。樞字子慎，良鄉人。仕金直史館。道明字元道，易縣人。累官至安國軍節度使，晚居雷谿，自號雷

谿子，有鼎新詩話。企弓字君財，薊人，仕遼至宰相。仲文字質夫，武州寧遠人，仕爲遼相，歸金，授樞密使平章政事，封秦國公。

宇文虛中字叔通，成都人。宋黃門侍郎。建炎二年（公元一一二八）爲太上祈請使至金。金人重其才藝，官以翰林學士，掌辭命，號爲國師。皇統六年（公元一一四六）謀挾欽宗南歸，爲人告變，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，金主幾不能脫，事不成而誅。宋淳熙中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節愍。開禧中又賜姓趙氏。——此據施德北窗炙餠錄。金宋二史本傳但云以讖訕獲罪。

其詩五十首，載中州集。有上烏林天使三首之一云：

『拭玉轅門吐寸誠，敢將緩頰沮天兵。雷霆儻肯矜彫弊，草芥何須計死生。定鼎未應周命改，登壇合許趙人平。知君妙有經邦策，存取懷威萬世名。』

此詩據南宋書係上張孝純。孝純爲宋太原守，粘罕入寇，堅守累年，城破被執，後被迫相齊。此時大約金人命他使宋，所以虛中乘機爲宋陳情。虛中又常作詩云：『人生一死渾閒事，裂背穿胸不汝忘！』其決心死仇蓋非一日，亦可謂堂堂烈丈夫矣。而宋金二史反怪其死由自取，毫無褒辭。金史不

足責，宋史亦然，中國史家見解淺陋如此，民族思想之不發達又何足怪。

高士談字子文，宣和末，任忻州戶曹，入金爲翰林學士，有蒙城集行世。宇文虛中起事失敗，繫獄。金人不能得其反跡，乃以其家多藏中國圖書爲謀反之證。虛中道：『死自吾分，至於圖書，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，高士談圖籍尤多於我，豈亦反耶？』有司承風旨，并殺士談。時論冤之。（本傳）但士談詩有『旅跡何時定，歸心不厭南。』『淚眼依南斗，難忘故國情。』又詠棣棠云：『流落孤臣那忍看，十分深似御袍黃。』則士談身雖仕金，心不忘宋，與宇文虛中同。其及於禍，與虛中亦必有同謀，不過金人恐因此激起漢族仕金者和南方的民族情感，不願宣布真相罷了。

施宜生字明望，浦城人。嘗從范汝爲，汝爲敗，仕齊，後乃仕金，故自號『三住老人。』正隆四年（公元一一五九）冬，爲宋賀正使。宋命張燾館之都亭，因間以首邱風之。宜生顧其介不在旁，爲度語道：『今日北風甚勁！』又取筆扣之，說道：『筆來筆來！』於是宋始知警，使還，其副使耶律闌離刺以聞，坐是烹死。其爲民族犧牲之慘烈，足與宇文虛中並傳，而後人以其身既仕金，又爲宋謀，頗多譏議，如楊運泰筆來歌是也。此等迂腐議論，實令人氣短。

蔡松年字伯堅，父靖，宣和末，守燕山。金兵至白河，郭藥師以燕山府降，松年得辟爲金史。累官至吏部尙書，參知政事，封郕國公。又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，封衛國公。正隆四年（公元一一五九）卒，年五十二。松年文詞清麗，與吳激齊名，號『吳蔡體』有集行世，今佚。

吳激字彥高，建州人。爲米芾之壻，工詩能文，學畫俊逸，得芾筆意，尤精樂府，造語清婉，哀而不傷。奉使至金，金以知名士留不遣，命爲翰林待制。皇統二年（一一四二）出知深州，到官三日而卒。有東山集十卷，今佚。中州集引其斷句云：『春風蜀棧青山盡，曉日秦川綠樹平。』『煙拂雲梢留淡白，雲蒸山腹出深青。』富有畫意。

馬定國字子卿，在平人。仕齊。嘗爲石鼓作辨萬餘言，學者以比蔡珪燕王慕辨。

王競字無競，彰德人。入金爲應奉翰林文學兼太常博士，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有名於世。

自金世宗卽位，至宣宗南渡，共五十四年，爲金之中葉，文學爲第二期。（一一六〇—一二二四）自金主亮南侵失敗，國中元氣大傷，世宗乃對宋講和，與民休息，在位二十四年，人民安樂，世號『小堯舜』。章宗繼承世宗治平局面，進而正禮樂，修刑法，制典章，文物粲然大備。所以大定（世宗年號）

明昌（章宗年號）之間，人才輩出，爲金代文學最盛時期。

此期文人以蔡珪、党懷英爲最著。王庭筠、趙淵、周昂、李純甫諸人次之。

蔡珪字正甫，蔡松年之子。元好問說『國初文士如宇文大學、蔡丞相、吳深州等，不可不謂豪傑之士，然皆宋儒，難以國朝文派論之。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，党竹谿次之，禮部、閑閑公又次之。自蕭戶部、真卿倡此論，天下迄今無異議云！』天德三年（公元一一五一）進士，不赴選，求未見書讀之。其辨博當時罕有倫比。大定四年（公元一一七四）由禮部員中出守維州，道卒。其著作有續歐陽文忠集錄、金石遺文六十卷，古器類編三十卷，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，水經補亡四十篇，晉陽志十二卷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，燕王墓辨一卷。

党懷英字世傑，馮翊人。少與辛棄疾同舍，號辛党，棄疾南歸，懷英則顯於金。中大定十年進士，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大安三年（公元一二一一）卒，年七十八。

懷英詩文書法無一不工，故趙秉文替他作墓誌，曾說『公文似歐公，不爲尖新奇險之語，詩似陶謝，奄有魏晉，篆籀入神，陽冰之後一人而已……古人名一藝，而公獨兼之，可謂全矣！』其制誥亦

爲金開國百年以來第一。

王庭筠字子禮，河東人。大定十六年進士。調恩州軍事判官，臨政有能聲。卜居黃華山，以「黃華山主」自號。後官至翰林修撰，卒年四十七。爲文能道所欲言，暮年詩律深嚴，七言長篇尤工險韻。有蒙辨十卷，文集四十卷。

趙淵字文儒，東平人。大定二十二年（公元一一八二）進士，仕至禮部郎中。自號黃山，有黃山中州集，載其詩三十首。

周昂字德卿，真定人。官監察御史。大安軍興，權行六部員外郎。後與從子嗣明死於承裕之難。其小詩云：「平生眼白嫌物俗，此身誰要冠帶束。茶甌飯飽一飲足，臥聽松風仰看屋。」殊有超脫之致。李純甫字之純，弘州襄陰人。初業詞賦，後更治經義學。承安二年（公元一一九七）經義進士。爲文法莊周，列禦寇，左氏，戰國策，後進多宗之。三十歲後遍觀佛書與道書，著書合三家爲一，號「內稿」。其餘文字爲「外稿」。凡數十萬言。正大末，出倅坊州，改京兆判官，卒於汴，年四十七。

尙有劉迎著樂府號山林長語。鄭子聃作賦爲金主亮時第一，所著詩文達二千餘篇。劉汲著西

崑集。趙可著玉峯散人集。任詢著詩數千首。馮子翼有詩集及樂府集。史奕著涇水集。酈權著坡軒集。毛應著平水集。呂中孚著清漳集。王琢著汾漫集。都是正隆，大定，明昌間的進士。第二期文學盛況於此可見。

第三章 金之末葉作家

第三期自宣宗南渡至元好問之死，亦爲金代之末葉，共四十三年（公元一二一四—一二五七）。金自南渡後國勢已由盛而衰，而文學反有蒸蒸日上之勢。因爲大定明昌四五十年間深厚的壅培時候，應當有個比較燦爛的時代來到。趙秉文楊雲翼本是大定明昌間的文人，南渡後爲了年齡與地位的關係，名望日隆，儼然成爲文壇盟主。北渡之後王若虛元好問爲物望所推，王死後，元更成爲魯靈光殿，爲金源最後文學家，也爲金源一代最偉大文學家。

楊雲翼字之美，樂平人，明昌五年進士第一。歷官至禮部尙書兼侍讀，每召見，賜坐呼「學士」而不名。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。正大五年（公元一二二八）卒，壽五十九。諡文獻。

雲翼天資穎悟，博通經傳，至於天文律歷醫卜之學無不臻極。論者謂百年以來士大夫身備四科者，雲翼一人而已。善爲詔令文字，高文典冊多出其手，門生半天下。南渡後與趙秉文共掌文柄二十年，時人號爲「楊趙」。

其著作有大金禮儀若干卷，續通鑑若干卷，周禮辨一篇，勾股機要，象數雜說及文賦若干篇。
趙秉文字周臣，自號閑閑老人，滎陽人。大定二十五年進士，權應奉翰林文字，同知制誥，轉吏部尚書，同修國史，知集賢院事。天興元年（公元一二三二）卒，壽七十四。

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，著易叢說十卷，中庸說一卷，楊子發微一卷，太玄箋贊六卷，文中子類說一卷，南華略釋一卷，列子補注一卷，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，資暇錄十五卷，文集號淦水集。
元好問閑閑墓銘稱其詩文：『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，故長於辨析，極所欲言而止，不以繩墨自拘。七言長詩筆勢縱放，不拘一律，律詩壯麗，小詩精絕，多以近體爲之。至五言古詩則沈鬱似阮嗣宗，真淳古淡似陶淵明，以它文較之，或不近也。』

王若虛字從之，棗城人。承安二年（公元一一九七）經義進士，少博學強記，誦古詩至萬首，他文稱是。歷官管城門山二縣，入翰林轉值學士。金亡，以遺老自命，後坐化於泰山黃峴峯。年七十，所著文章號慵夫集，凡若干卷，澤南遺老集若干卷，傳世。

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，稱其學：『公資稟醇正，且有師承之素，故於事親待昆弟，及與朋友交者

無不盡。學無不通，而不爲章句所困。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誇，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。謂天下自有公是，言破卽足，何必呶呶如是。其論道之行與否，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，漢儒之繁文末節，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，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。經解不善張九成，史例不取宋子京，詩不愛黃魯直，著論評之凡數百條，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。』又云『文以歐蘇爲正脈，詩學白樂天，作雖不多，而頗能似之。』

自趙楊死後，王若虛爲金文壇最高威權，故元氏說『惟公名德雅望，爲天下大老。板蕩之後，大夫士求活草間，往往倚公以爲重。至於鄙樸固陋，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，亦皆想聞風采，爭先睹之爲快。』這可見王氏在北渡後地位之高名望之大了。

但金源數百作家之中，自當以元好問爲首屈一指。他不但可以代表金源一代文學，卽在三千年中國文學史中也佔得第一流的地位。好問字裕之，號遺山，年十四，學於郝晉卿，通經史百家，嘗作箕山琴臺二詩，趙秉文見而奇之，謂少陵以後無此作，於是名震京師，稱爲元才子。官尙書省左司員外郎，金亡後以遺老自居。常謂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制幾及漢唐。國亡史興，己所當爲。而國史實錄

在順天張萬戶家，乃言於張，欲爲撰述，爲人所阻，不得如願。於是構亭於家，著述其中，名曰野史亭。爲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，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，往來四方，采摭遺逸，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，親爲記錄，雖甚醉不忘。所作近百餘萬言，捆束委積，塞屋數楹，未就而卒。元修金史多本其所署云。

郝經墓志謂好問爲詩共五千五百餘首，爲古樂府以寫新意，又百餘篇，以今題爲樂府者又數百篇，共五千七百餘篇。——今僅存一千三百四十首。其詩出宋之蘇軾，作風頗相似。王貽上稱其「七言妙篇或追東坡而軼放翁」。沈德潛亦曰「裕之之七言古詩，氣暢神行，平蕪一望，常得峯巒高插，濤瀾動地之概，又東坡後一能手也。」趙翼則謂「遺山才不大，書卷不多，較之蘇陸，自有大小之別。然正惟才不大，書不多，而專以精思銳筆，精鍊而出，故其廉悍沈摯處，較勝於蘇陸。蓋生長雲朔，其天稟本多豪傑英健之氣，又值金源亡國，以宗社邱墟之感，發爲慷慨悲歌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，此固地爲之也，時爲之也。」

其詩之特點，一曰不尙排偶及藻繪。金史本傳謂其奇崛而絕雕刻，巧縛而謝綺麗。蘇陸古體行墨間尙多排偶，好問則專以單行，絕無偶句。構思宵渺，十步九折，愈折而意愈深，味愈雋。二曰沈雄悲

壯。卽郝經所謂把酒看花，歌謠跌宕，挾幽并之氣，高視一世。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，杜甫數十聯外，絕無嗣響。好問則往往有之，如「岐陽西望無來信，隴水東流聞哭聲。」精衛有冤填渤海，包胥無淚哭秦庭。」日月盡隨天北轉，古今誰見海西流。」聲調都甚悲壯。三曰善用拗體。自李商隱趙嘏輩創爲一種拗七律，以第三第五平仄互易，如「溪雲初起日沈閣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」殘星數點雁橫塞，長笛一聲人倚樓。」頗有擊撞波折之致。至元好問又創爲一種拗體，拗在第五六字，如「來時珥筆誇老健，去日攀車餘淚痕。」大徐秀發眉宇見，老阮亡來樽俎閒。」冷猿掛夢山月暝，老雁叫聲江渚深。」更覺幽峭。賦北詩話

至其散文則長於碑誌。金史文藝傳稱其爲「文有繩尺，備衆體……兵後故老皆盡，好問蔚爲一代宗工，四方碑板銘誌盡趣其門。」李祖陶亦說「所著文集則憲章北宋，接歐蘇正軌，屹然爲一大宗。集中碑誌最多，直書所見所聞，論定一代，可與歐陽公五代史並觀。」又云「他文亦格老氣蒼，無講學家冗沓腐爛之習。」

此外則雷淵字希顏，渾源人，崇寧二年（公元一二二二）進士。爲文章喜新奇。麻九疇字知幾，

莫州人，幼有神童之目，死於壬辰（公元一二三二）之難。趙秉文元好問皆與交厚。爲詩精深峭刻，工於賦物。如夏英公篆歌，賦伯玉透光鏡，皆於詩中別具一格。李經字天英，錦州人，作詩極刻苦，喜出奇語，不蹈襲前人。其雜詩云：「長河老秋凍，馬怯冰未牢，河山冷鞭底，日暮風更號。」惜全集已佚，不然，定可與孟郊賈島鼎足而三。趙秉文稱「李天英合長吉盧仝爲一人」。宋九嘉，夏津人，少遊太學，有能賦聲，長從李純甫讀，爲文有奇氣，與雷淵李經相伯仲。龐鑄字才卿，遼東人，博學能文，工詩，造語奇健不凡，世多傳之。此外作風好爲新奇古奧者，尙有數位。劉祈謂南渡之後，文風一變而爲奇古，此數人可以爲其代表。

又有李獻能，李汾與第二期詩人李純甫合號「三李」。獻能字欽叔，河中人。元貞祐間特賜詞賦進士，廷試第一人，宏詞優等。授應奉翰林文字，後死於北渡之難。年四十三。作詩有志風雅，樂章尤工。汾字長源，平晉人。其詩清壯磊落，有幽并豪俠歌謠慷慨之氣。元好問平生有三知己，一則辛愿，二則獻能與汾也。又有王鬱字飛伯，大興人。爲文法柳宗元，閎肆奇古，動輒數千言。歌詩俊逸，效李白。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。金末遇亂，爲元兵所殺，年三十餘。

金人樂府則不甚發達，中州集載百餘首，作家則自吳激蔡松年至趙宜之折沼中元禮等三十餘人，比之兩宋，質量皆自不及。然以風土之影響，及方興民族氣象之表現，亦有一種奇崛偉麗之觀。

宋裨類鈔載金主亮中秋待月不至鵲橋仙詞：

停杯不舉，停歌不發，候銀蟾出海，不知何處片雲來，做許大通天障礙。口虬髯撚斷，星眸睜裂，惟恨劍鋒不快，一揮截斷紫雲腰，仔細看嫦娥體態。

其大舉南征時作喜遷鶯詞：

旌旄初舉，正駃騠力健，嘶風江渚。射虎將軍，落鵬都尉，繡帽錦袍翹楚。怒磔戟髯，奮捲地一聲鼙鼓。笑談傾，合長江齊楚，六師飛渡。口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，獨抱功名攜取。斷鎖機謀，垂鞭方略，人事本無今古。試展臥龍韜韞，果然成功且莫問江左。想雲霓切望，元黃迎路。

吳激北遷後，爲故宮人賦人月圓。時宇文虛中亦賦念奴嬌，先成而頗近鄙俚，及見激作，茫然自失。自此以後有求作樂府者，虛中卽批云「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，可往求之。」激詞云：

南朝千古傷心事，猶唱後庭花。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？恍然一夢，仙肌勝雪，宮鬢堆

鴉。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濕，同是天涯！

折沼中支禮字安世，爲麟撫經略使從軍舟中作望海潮：

地雄河岳，疆分韓晉，潼關高壓秦頭。山倚斷霞，江吞絕壁，野煙縈帶滄洲。虎旆擁貔貅，看陣雲截岸，霜氣橫秋。千雉嚴城，五更殘角，月如鉤。口西風曉入貂裘，恨儒冠誤我，却羨兜鍪。六郡少年，三朝老將，賀蘭烽火新收。天外岳陽樓，想斷雲橫曉，誰識歸舟。剩著黃金換酒，羯鼓醉涼州。

至於戲曲則金代有所謂院本者，與宋之雜劇並稱。今傳西廂記傳奇爲金董解元所作。據輟耕錄知解元爲金章宗時人，清毛奇齡西河詞話遂謂爲金章宗時學士胡應麟云：「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，實本金董解元。董曲今尙行世，精工巧麗，備極才情，而字字本色，言言古意，當是古今傳奇鼻祖。金人一代文獻盡於此矣。然其曲乃優人弦索彈唱者，非扮演雜劇也。」（少室山房筆叢）

施國祁云：今讀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，定爲董西廂，分上下二卷，無齣名關目，行間全載宮調引子，尾聲填樂府方言，不采類書故實，曲多白少，不注工尺，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。」

(禮耕堂叢說)

焦循易餘籥錄則以董解元西廂與王實甫西廂兩相比較，謂董之造句命詞勝王遠甚。且說「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，實甫何敢當，當用以擬董解元。」今錄其送別中文字數段：

雨兒乍歇，向晚風何凜冽。那聞得衰柳蛩鳴悽切。未知今日別後，何時重見也。衫袖上盈盈搵淚不絕。幽恨眉峯暗結，好難割捨，縱有千種風情何處說！

莫道男兒心如鐵，君不見涪川紅葉，盡是離人眼中血！

莫煩惱，莫煩惱，放心地，放心地，是必是必，休凭地做病做氣。俺也不似別的，你情性俺都識。臨去也，臨去也，且休去，聽俺勸伊。

衰草萋萋一徑通，丹楓索索滿林紅。平生踪跡無定着，如斷蓬，聽寒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。

鹽鞭半鼻，吟肩雙聳，休問離愁輕重，向箇馬兒上駝也駝不動！

第四章 元曲之種類與結構

元乃蒙古民族，其崛起實較遼金爲後。元太宗窩闊台於公元一二三年滅金，世祖忽必烈於一二七九年滅宋，於是統一中國。自世祖至元十四年入中國，至明太祖卽位，計傳十君，歷九十一年。

遼金文學不脫中國傳統文學的窠臼，而元則平民文學甚爲發達！在中國文學史上總算有點特殊的貢獻。前人稱元曲爲一代之特色，謂可與周詩、楚騷、漢賦、六朝五言、三唐近體、宋詞並論。元之劇本，有明鍾繼先的錄鬼簿及涵虛子的目錄，王國維曲錄所舉亦多。近董康輯樂府考略所輯近八百餘種。其中固雜明清作品，然以元人所作爲最多，至少亦有五六百種。屢經喪亂之餘，尙存此數，則當時之盛，可想而知。元曲種類普通分爲北曲南曲，而其中又分爲三種卽：

(A) 散曲 散曲又名曰「散套」又曰「套數」乃是一種介乎詩詞與戲曲之間的一種東西。說牠是詩詞，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，是一種複合體；說牠是戲曲，則曲以代言爲事，有人物登場，而散曲則作家自叙，或咏一事毫無動作。說者謂若離開戲劇的關係，專述詩歌之進化，則散曲實

居詞以後詩歌正宗的地位。然前人對此不知注意，故作品散佚甚多，作家平生亦不可考，良爲可惜。散曲以北曲爲之者爲北曲套數，以南曲爲之者爲南曲套數，亦有合北南曲相間之者名南北合套。其例自元沈和創之。所作漢湘八景，歡喜冤家皆南北合套。

元代雜劇作家皆擅長散曲。關漢卿之散曲，散見各種曲選中，近人輯得一本，得小令四十一首，套數十一套。白樸天籟閣集後附撫遺卽爲其散曲，共小令三十六，套數四套。喬夢符張小山亦皆有之。而馬致遠秋思一套，尤負盛名。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。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。今錄之於下：

秋思（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）

（雙調夜行船）百歲光陰如夢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。昨日春來，今朝花謝，急罰盞夜闌燈滅。
（喬木查）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，不恁漁樵無話說。縱荒墳橫斷碑，不辨龍蛇。（慶宣和）投至狐踪與兔穴，多少豪傑，鼎足三分半腰折，魏耶？晉耶？
（落梅風）天教富，不待奢，無多時好天良夜，看錢奴硬將心似鐵，空辜負錦堂風月。（風入松）眼前紅日又西斜，疾似下

坡車。晚來清鏡添白雪，上牀與鞋履相別。莫笑鳩巢計拙，葫蘆提一就裝呆。（撥不斷）利名竭，是非絕。紅塵不向門前惹，綠樹偏宜屋角遮。青山正補牆東缺，竹籬茅舍。（離亭宴煞）蛩吟罷，一枕才寧貼，鷄鳴後萬事無休歇。算名利何年是徹？密匝匝蟻排兵，亂穰穰蠅爭血。裴公綠野堂，陶令白蓮社，愛秋來那些。和露摘黃花，帶霜烹紫蟹，煮酒燒紅葉。人生有限杯，幾個登高節？囑付與頑童記者，便北海探吾來，道東籬醉了也！

又有小令，性質與套數相類，不過是單純體，只用一曲。試舉數例：

枯籐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（天淨沙，無名氏作，或以爲馬致遠）

斷橋淮水西林渡，暗香疏景梅花路，蹇驢破帽登山去，夕陽古寺題詩處。樹頭啼翠禽，水面飛白鷺，傷心和靖先生墓。（塞鴻秋，張小山）

冷雲開，夕陽樓外數峯閑，等閑不許俗人看。雨髻烟鬟，倚西風十二闌。休長嘆，不多時，暮靄風吹散，西山看我，我看西山。（殿前歡咏大都西山，唐毅夫）

(B) 雜劇 王國維曰『雜劇院本，傳奇之名，自古迄今，其義頗不一。宋時所謂雜劇，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。其後乃以故事為主。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。至明中葉以後，則以戲劇之一折至六七折者爲雜劇，又舍北曲而用南曲，又非元人之所謂雜劇矣。』

今卽就王氏之言論之：宋之第一種雜劇，乃係插科打諢之謂。黃魯直云『作詩正如作雜劇，初時布置，臨了時須打諢。』呂平童蒙訓亦云『如作雜劇，打猛諢入，却打猛諢出。』宋有名之雜劇，如擲擲李義山，如三十六髻，如甲子丙子生，如折百錢，如併庫，如二聖還，如張郡王在錢眼內坐，如鑽彌遠……（參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二章）然皆極短，上場表演五分鐘可了，疑係正劇中間插幕，如西洋戲劇中之 Interlude。其第二種雜劇，乃是偏重音樂歌舞劇，其中有時夾雜以種種化裝游藝（如三教，則裝婦女鬼神，迓鼓隊則裝男女僧道雜色）其性質似乎等於法國古代之 Vaudeville。至金之院本，據暖姝隨筆說『有白有唱者名雜劇，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。』然據王國維考證則亦與宋之第二種雜劇大略相似，不過內容更較複雜而已。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名目共二百八十餘本，陶宗儀輟耕錄載金院本名目共六百九十種，皆爲元雜劇之淵源。

元雜劇之所以異於宋金者，宋大曲皆爲敘事體。（參看董穎薄媚西子詞，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五三一五六頁）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，而大體亦可謂爲敘事。獨元雜劇則科（動作）敘事，曲文及說白全爲代言。又以一定之體裁，一定之曲調，表演一個古事。故中國純粹之戲劇（Drama）至元代而始有。

（C）傳奇 傳奇之名，實始於唐。唐裴劍作傳奇六卷，本爲小說家言。至宋則以樂曲之諸宮調爲傳奇。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，諸宮調傳奇有高節婦、黃淑卿等。夢梁錄亦云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。至元人則以雜劇爲傳奇。楊維禎元宮詞云「尸諫靈公演傳奇，一朝傳到九重知。」奉宣齋與中書省，諸路都教唱此詞。」按「尸諫靈公」爲元人鮑天祐所撰雜劇，則元人以雜劇爲傳奇，可想而知。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爲傳奇，如西廂記傳奇、琵琶記傳奇、桃花扇、燕子箋傳奇是也。清乾隆黃文暘編曲海目分戲劇爲雜劇、傳奇二種，其別始定。大略雜劇皆爲北曲（以作家多北人）傳奇則大都爲南曲。

至於元曲之結構，則小令散套結構較爲簡單，可以不論。至於雜劇之構造：

(1) 幕數 以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，通例每本以四折爲限。紀君祥之趙氏孤兒一本五折，則係變例。

(2) 調韻 南北曲之宮調，通行者凡六宮十二調。而實際雜劇中所常用者僅仙呂、南呂、黃鍾、中呂、正宮、大石、商調、越調、雙調九種而已。在北曲中一折限於一調，其第一折，第二折所用之曲且有同者。普通習慣第一折必用仙呂點絳脣套曲，第二折多用南呂一枝花，餘則用正宮端正好、商調集賢賓等。每折必一韻到底。

(3) 楔子 楔音屑，墊桌小木謂之楔，木器筴鬆而以木嵌之亦謂之楔。楔子用以補四折外之餘情，亦猶楔用以補兩木間之隙也。或用於折首，或用於各折之間。大抵爲一二小令，如仙呂賞花時，或端正好之類。然西廂記第二劇之楔子則用正宮端正好全套與一折等。

(4) 一人獨唱 北曲每折，唱者專限於一人。非正末（如今之正生）卽正旦，唱亦有四折皆用正末唱者。如白樸梧桐雨四折，唱者皆唐明皇一人。重要人物如楊貴妃僅說白而已，未常一開口歌詠。

(5) 題目正名 北曲之未必有題目正名。大抵由七言或八言聯句而成。大約以四句概括四折中之情節，如白樸梧桐雨題目曰『高力士離合鸞鳳侶，安祿山反叛干戈舉』。正名曰『楊貴妃曉日荔枝香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』。毛奇附西河詞話說題目正名非扮演人自唱，乃扮演人下場後由其他伶人代唱。此則與西洋戲劇中之收場白 Epilogue 無異。

至於傳奇，則北曲如西廂記不過幕數較多而已，其他規例如調韻楔子，一人唱等等與雜劇相同。元末明初南曲發達，而規例遂生變化。試與雜劇比較論之：

(1) 齣目 北曲曰折，南曲則曰齣。北曲每本四折，且止曰第一折，第二折，未嘗別製標題。南曲則齣數無定，有長至四十齣五十齣者。且每齣必標齣名，或用四字或用二字，如長生殿第一齣曰『傳概』，第二齣曰『定情』，第三齣曰『賄權』。(西廂記亦有二字標題，恐明人所加)

(2) 調韻 北曲一折一調必須一韻到底。南曲則往往一齣中前曲後曲宮調各異，且許換韻。

(3) 破一人獨唱之例 北曲每折限定一人獨唱，法至拙滯。南曲則登場人物皆可齊歌共

唱，不拘人數多寡。

(4) 楔子 北曲楔子置之題前或過渡處，傳奇之楔子則置於題前。第一齣正生出場之前，先以副末開場，略述全書大意，謂之『家門』，與西洋劇中之 Prologue 相似。如洪防思、長生殿、梁任公、新羅馬傳奇開場前皆以『外』扮一與劇中不相干涉之人說明全劇大意。此人蓋卽作家自己之代表也。

(5) 下場詩 北曲篇末有題目正名，南曲則以下場詩代之。明清傳奇之下場詩大都集唐詩，亦四句，彙括全齣大意。

第五章 北曲作家與作品

鍾嗣成錄鬼簿於北曲作者分作三期：（一）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；（二）方今已亡命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；（三）方今才人與余相知及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。

王國維考第一期爲元太宗取中原後，到至元一統之初（一二三五—一二七七）約四十二年，是爲蒙古時代。

第二期爲至元後，到順帝間（一二七七—一三四〇）約六十年，是爲一統時代。

第三期（一三四一—一三六七）約二十年，爲至正時代。

此三期中以第一期作家爲最盛，其著作存者亦最多，元劇傑作，大抵出於本期中。至第二期則除宮天挺、鄭光祖、喬吉甫三人外殆無足觀，而其劇存者亦罕。

關漢卿 名不可考，漢卿乃其字，號已齋叟，大都人。金末解元，曾爲太醫尹。金亡不仕，著有雜劇

六十三種，今存者止有玉鏡臺、謝天香、金線池、竇娥冤、魯齋郎、救風塵、胡蝶夢、望江亭、單刀會等數種。漢卿與馬致遠、鄭光祖、白樸，合稱四大家，或加王實甫、喬吉甫爲六大家。明人至推漢卿爲曲中之司馬遷，其尊重可謂至極。然平心論之，漢卿不及王實甫遠甚！所以浪得盛名者，則以明人誤以西廂記爲漢卿作，故從而尊之耳。

漢卿之竇娥冤乃演孝媳代姑受戮事，蓋亦取古書中故事敷衍爲之。今京劇之六月雪卽出於此。此劇曾由法人拔殘（Bazin）譯爲法文。王國維謂竇娥冤與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列之世界悲劇中亦無愧色。以其中主人翁赴湯蹈火皆出之自己意志也。但以鄙見論之，此劇結構頗爲幼稚，第四折竇娥見夢於其父，若隱若現，鬼氣森然，令人毛戴。但折末竇娥幽魂竟當堂出現與仇人對質，實在煞風景。作者或以爲必如此始算淋漓盡致，而如其不合情理，何惟第二折張驢兒毒死親父欲陷害竇娥時，竇娥唱門蝶戀一調：

空悲戚，沒理會，人生死是輪迴。感著這般疾病，值著這般時勢，可是風寒暑溼，或是饑飽勞役，各人證候自知。人命關天關地，別人怎生替得，壽數非干今世。相守三朝五夕，說甚一家一

計，又無羊酒段匹，又無花紅財禮，把手爲活過日，撒手如同休棄。不是寶娥忤逆，生怕傍人論議。不如聽咱勸你，認個自家悔氣，割捨的一具棺材，停置幾件布帛，收拾出了咱家門裏，送入他家墳地。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，指脚的夫妻，我其實不關親，無半點恓惶淚，休得要心如醉，意似癡，便這等嗟嗟怨怨，哭哭啼啼！

此直似說白不似歌唱，一氣轉折而下，如三疊瀑泉之奔注，如夏雨打芭蕉，爽快無比。元人所謂「當行家」大率如此。王國維曰：「關漢卿一空依傍，自鑄偉詞，而其言曲盡人情，字字本色。」正指此等處而言。明人之稱其關大王單刀會措詞高秀，氣壯風雲，今所傳之訓子刀會，卽單刀會之後二折。其續西廂四折不知是否出於其手，以北曲素來一人獨唱，而續西廂獨亂此例，似係元末明初人所爲。然南豪詩話、藝苑卮言皆謂爲關漢卿作也。金聖嘆批點西廂，將此四折醜詆，不留餘地，實則西廂以草橋驚夢作結，悠然不盡，有「一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峯青」之致，而續本必使崔張當場團圓，不免俗套，聖嘆譏之，亦有見地。惟其詞不事雕績，惟尙白描，妙句聯絡筆底，亦非名手不辦。

王實甫

大都人，與關漢卿同時，錄鬼簿載其所作曲十四種，今僅存麗堂春、西廂記二種。但僅

西廂記一種便可以使實甫不朽了。北曲素尚本色，而西廂記則詞藻紛披，風光旖旎，其妍麗豔冶處，頗類南曲，在北曲中可謂異軍。其所以如此，則我以為關漢卿、馬致遠等皆為通俗文人，而王實甫則為智識階級之文人。但觀西廂記規模之宏大（合五本雜劇之量為之，共二十折）命意之高超，結構之嚴密，點綴之有趣，描寫人物之富於個性，均非關、馬、白、喬等所能望其項背。明人對於西廂崇拜極其熱狂，評點之者有徐文長、汪然明、李卓吾、李日華、湯若士、陳眉公、孫月峯、徐士範、王伯良、邱瓊山、唐伯虎、蕭孟昉、董華亭、金庭衡、梁伯龍、焦漪園、何元朗、黃嘉會、劉麗華、金聖嘆；清則尤展成、毛西河、錢、西山、沈君徵。其中以金聖嘆之評點，尤著盛譽。聖嘆嘗欲取莊子、離騷、史記、杜詩、水滸傳合西廂記為才子書六部，批點而刻行之。中國人素視詞曲為小道，而聖嘆竟躋之於莊史之列，可謂特識。讀者欲知西廂之妙，必須取原文讀之，始知聖嘆稱譽之非溢美。在原始戲曲中有此偉大成功之作品，實令人驚奇不已。但我斷定西廂記乃是一個「複合體」，係經過許多明人修改增減而成，而改動最多則為金聖嘆。錢玄同云：「近人劉世珩校刊關王原本西廂，我拿來和金批本一對，竟變成兩部書。」小說之三國志、水滸傳、西游記均明人改作，且不止一手，又王實甫之麗堂春曲本便不如西廂，皆可

證。西廂記結構太大，曲度節奏亦多失調。（或是遭後人點竄而然）如其謂爲舞臺表演之戲曲，不如謂爲案頭之讀曲。（*Rese-Drama*）

白樸 字仁甫，真定人，號蘭谷先生。其平生據元博文天籟集序較關王爲可考。所作雜劇共十七種。全傳者有梧桐雨，牆頭馬上二種。梧桐雨爲歷史劇，根據唐陳鴻長恨歌傳而作。清洪昉思長生殿頗有襲其文句處。此劇寫唐明皇夢中見貴妃，忽被梧桐雨聲驚醒，於悲嘆聲中結束全劇，尙有悲劇意境。惟其說白之鄙俚實堪發笑，如李林甫在安祿山反時尚爲宰相，唐肅宗自稱「肅宗」，白居易長恨歌「六軍不發無柰何，宛轉峨眉馬前死。」作者必坐實「馬前」二字，謂衆軍要求以馬蹄踐死貴妃，佛堂縊死後，高力士猶以貴妃衣（代屍）付衆軍馬踐。這又不是太煞風景了麼？明人曲爲辯護，謂元取士有填詞科，主司所定題目外，止曲名及韻耳。其說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，故多鄙俚蹈襲之語，不類文士製作。（臧晉叔元曲選序）此語之難通，王國維已辨之。（宋元戲曲史一三六頁）蓋元代曲家除王實甫外皆爲通俗文人，腹中缺墨水，描畫市井頗能刻劃入微，而作歷史劇動手便鬧笑話。關漢卿馬致遠尙不免，不但白仁甫一人已也。然梧桐雨中自有佳句，如第一折密誓

時明皇唱：

暗想那織女分，牛郎命，雖不老，是長生。他阻隔銀河信杳冥，經年度歲成孤另。你試向天空打聽，他決害了些相思病。（醉扶歸）

第四之梧桐夜雨正文暗寫明皇怨恨云：

一會兒價緊呵，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。一會兒價響呵，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。一會兒價清呵，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。一會兒價猛呵，似綉旗下數面征鼙操。兀的不惱煞人也麼哥，兀的不惱煞人也麼哥，則（只）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。（叨叨令）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，一點點滴人心碎了。枉著金井銀牀緊圍繞，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。（倘秀才）

馬致遠 號東籬，大都人。曾任浙江行省務官。作曲十四種，今傳漢宮秋，薦福碑，岳陽樓，黃梁夢，

青衫淚，陳搏高臥，任風子七種。漢宮秋寫王昭君的故事，但作者使昭君先得幸於漢元帝，毛延壽逃至匈奴以昭君像獻匈奴王。匈奴興兵來求，帝不得已以昭君歸之。昭君行到界上投水而死。匈奴悔恨，縛延壽至漢，兩國復和。此劇於一八二九年由英人大衛斯（Davis）譯為英文。第三折梅花落，寫

元帝送昭君回宮最爲有名：

呀！對着這遍野淒涼，草色已添黃，免起早迎霜，大纛得毛蒼，人擱起纓鎗，馬負着行裝，軍運着嶮糧，打獵起圍場。他他，傷心辭漢主；我我，攜手上河梁。他部從入窮荒，我纓輿返咸陽。返咸陽，過宮牆，過宮牆，繞迴廊，繞迴廊，近椒房，近椒房，月昏黃；月昏黃，夜生涼，夜生涼，泣寒螿；泣寒螿，綠紗窗；綠紗窗，不想想。（收江南）呀！不思量，便是鐵心腸，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。美人圖，今夜掛昭陽。我那裏供養，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。

馬之秋思散曲最佳，已見前。

武漢臣

濟南府人。著曲十種，存者有老生兒、玉壺春、生金閣。漢臣雖不得與於四大家之列，但

他的老生兒確是一篇傑作。（此劇經大衛斯於一八一七年譯爲英文）元曲結構每不甚謹嚴，此則極慘澹經營之致。劇情係記一富翁名劉從善，無子，僅一女，引張，壻曰張郎。一姪早失怙恃，劉撫之如己出，而老妻不容，乃資遣之外出。劉有妾小梅，有身，壻恐生子，已將不得產，欲害之；女尚不忍，匿之親戚家中，而以小梅逃亡報。清明上塚，姪雖窮，尚以麥紙錢來祭；而壻執掌劉氏產業，竟先祭其祖隴。翁嫗背悲憤，索還產業權，遂壻與女，招姪回。女不得已，乃令小梅攜三歲兒歸，翁詢得真情，喜極，不復

念婿舊惡，以產業與婿姪三分之，劇即完結。

此劇思想，不過中國人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若敖鬼餒等等之傳統觀念，然劇中人物無不富個性，如劉嫗之昏憤，張郎之狠毒，引張與丈夫之一心一計，劉翁暮年望子之焦急，描寫刻畫，入木三分。且引張藏匿小梅，係用暗筆，其後挈幼子出現，不但劉翁驚喜出意外，即讀者亦驚喜出意外了。此劇妙處全在說白，當劉翁知小梅有孕，保護之於悍妻毒婿之間者，煞費苦心。先以家資分半與婿，半與嫗，以賣其歡心，然後赴別墅閒住。臨行前對嫗一段談話：

(正末) 婆婆，我有句話敢說麼？(卜兒) 老的也，你有甚麼話，但說不妨。(正末) 我則專等婆婆報個喜信。小梅這妮子有個比喻，你可知道麼？(卜兒) 你說，你說，有個甚的比喻？(正末) 婆婆，小梅這妮子，他似那借甕兒釀酒。(卜兒) 如何是借甕兒釀酒？(正末) 別人家的甕兒借得來的來家做酒，只等酒熟了時，可把這甕兒送還與他本家去。婆婆，這妮子如今不腹懷有孕也，明日小梅或兒或女得一個，則是你的。那其間，將這妮子要呵，不要呵？或是典，或是賣，也只由的你。(卜兒) 你也說得是。(正末) 婆婆。(卜兒) 老的，你又怎麼。

(正末)婆婆，小梅這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，怕不惱着婆婆。看老夫的面，應當打時節，則罵幾句吧。(卜兒)只古裏聒絮，我知道了也。(正末)婆婆，小梅這妮子，老夫恰才不道來，有甚的惱着你，應罵時節，你也則自處分咱。(卜兒)老的，你則放心去，我說知道了也。(正末)婆婆，(卜兒)老的，莫不又是小梅麼？(正末)婆婆，你覷，你覷。

第二折劉嫗偕婿女赴別墅報告小梅逃走。老人且信且疑，且驚且痛，寫得十分細膩，口吻亦十分可憐。第三折偕嫗上墳，待婿女不至，以語激嫗，將其憐婿惡姪之心理一變而憐姪惡婿，步步寫來，極有「層次」。元曲喜劇大都淺薄，如此劇則真不愧為高等喜劇(High-Comedy)了。其生金閣係包龍圖公案，又露通俗文字本色，無甚價值。

紀天祥 大都人。其趙氏孤兒一劇，於一七六二年為法國耶穌會傳教士Du Halde譯為法文。大文學家伏爾太(Voltaire)非常激賞。王國維先生亦謂其為偉大悲劇。但原文除程嬰用藥囊盜兒出宮描寫略為細膩外，餘無甚可取。(以上為第一期作家)

鄭光祖 字德輝，平陽襄陵人，曾為杭州路吏。其所作以俳諧為多，是一位喜劇家。平生所作曲

十九種，存者有倩女離魂，王粲登樓，梅香，周公攝政四種。其倩女離魂第三折：

空服徧眩藥不能痊，知他這膽臟病何日起，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，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。一會家纏渺呵，忘了魂靈；一會家精細也，使着軀殼；一會家混沌呵，不知天地。（醉春風）日長也愁更長，紅稀也信尤稀，春歸也奄然人未歸。我則相別也數十年，我則道隔着數萬里，爲數歸期，則那竹院裏刻徧瓊瑤翠。（迎仙客）

王國維先生謂此種詞如彈丸脫手，後人無能爲役，惟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。鄭爲四大家之一，涵虛子詞品亦列之爲上品十二人之列。並云鄭德輝如「九天珠玉」。

宮天挺 字大用，大名開州人，爲鈞臺書院山長。作曲六種，今存二種。范張鷟係范巨卿與

張元伯生死不渝的交情，七里灘則敍嚴子陵與劉文叔富貴不易操之友誼。七里灘第一折混江龍：

自從夏桀將禹喪，獨夫殷紂滅成湯，不顯立弔民伐罪，丕承立守緒成康，瑤池上筵開穆滿，

湘流中淹殺昭王，自開基起運，立國安邦，坐籌幃幄，竭力邊疆，百十萬陣，三五千場，滿身矢鏃，

遍體金瘡，尸橫草野，鴉啄人腸，未曾立兩行墨跡，在史書中，却早臥一邱新土，在邙山上，咱看

這富貴如蝸牛角半痕涎沫，功名似飛螢尾一點光芒。

陳勣玄師稱其雄健渾樸，不在關白馬鄭之下。（中國韻文通論）

喬吉甫 字夢符，太原人，號笙鶴，又號惺惺道人。旅居杭州，擅長小令，作曲十一種，今存三種。

錢記揚州夢，兩世姻緣。宮云「作樂府亦有法，曰鳳頭，豬肚，豹尾，六字是也。大概起要美麗，中要浩蕩，終要響亮。尤貴在首尾貫串，意思清新，能若是，斯可以言樂府矣。」（輟耕錄）
涵虛子詞品稱喬如「神鼇鼓浪。」

張可久 字小山，慶元人。以路吏轉首領官，有樂府盛行於世。又有吳鹽蘇堤漁唱等曲，編於隱語中。太和正音譜評其詞曰「清而且麗，華而不艷。」今觀其秋日宮詞一半兒：

花邊嬌月靜妝樓，葉底滄波翠溝，池上好風開御舟。可憐秋，一半兒芙蓉，一半兒柳。

數層秋樹隔雕簷，萬朵晴雲擁玉蟾，幾縷夜香穿綉簾。等閒看，一半兒開門，一半兒掩。

明李中麓刻夢符小山兩家小令，以方唐之李杜。王驥德謂「李則實甫，杜則東籬始當。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。」然喬多凡語，不如小山更勝。（以上爲第二期作家）

第六章 南曲作家與作品

南曲在元末明初方漸發達，所以作家之可稱述者甚少。

今所存元曲爲「荆劉拜殺」或與琵琶記合稱爲「荆劉拜殺蔡」或去「拜」而稱爲「荆劉蔡殺」然以作家時代論，則當曰「拜劉殺荆」。

拜月亭，一名幽閨記。相傳爲元施惠作。施惠，字君美，一云沈姓，杭州人。或以爲卽做水滸傳之施耐庵，然無可考。錄鬼簿云施嘗居吳山城隍廟前，以書賈爲業，巨目美髯，好談笑，詩酒之暇，唯以填詞和曲爲事。其生平僅此而已。拜月亭故事爲元曲最喜採取之題材，王實甫曾作「才子佳人拜月亭」，關漢卿亦曾作「閨怨佳人拜月亭」，然皆雜劇性質。施君美之拜月亭則擴充爲四十齣，變爲傳奇。

劉知遠，一名白兔記，乃元末無名氏所作，大約與拜月亭產生之時代相去不遠。全曲共三十三齣。

殺狗記，作者相傳爲徐啞，字仲田，淳安人。元人蕭德祥曾作殺狗勸夫雜劇，徐擴充之爲三十六齣。劇中人物亦增加不少，情節亦較爲複雜，而描寫亦較蕭作高明。

荆釵記或以爲元柯丹邱作，實爲非是，乃明寧獻王朱權作也。權號丹邱子，又號涵虛子，爲明太祖第十七子，精於音律，曾著太和正音譜。本是明初人，不當畫入元代，然世既以荆釵拜殺並稱，惟有合論。荆釵記共四十八齣，乃咏王十朋事。

明人推此數種以爲高壓羣流，李開元王世貞輩議論亦大略如此。以其指事道情，能與人說話相似，不假詞采絢飾，自然成韻，且詞皆協律，可以上台表演之故。

然王驥德曲律云：「世稱曲手，必曰關鄭白馬，顧不及王，要非定論。稱戲曲曰荆釵拜殺，益不可曉，殆優人戲單語耳。」又曰：「古戲如荆釵拜殺，傳之或二三十年至今不廢，以其時作者少，又優人戲單無此等名目，便以爲缺典，故幸而久傳。若今新戲日出，人情復厭常喜新，故不過數年，卽棄閣不行，此世數之變也。」蓋荆釵拜殺，雖較北曲爲進步，而其詞尙甚質樸，又常有鄙俗粗淺處，不合文士眼光，故他們不滿。

高明字則誠，溫州瑞安人。元至正中進士，授處州錄事，辟丞相掾。後避亂居鄞，作琵琶記，共四十二齣。

其故事以趙五娘爲主。五娘爲蔡邕妻，邕到京應舉，中狀元，牛太師愛其才，強妻以女。五娘在家侍奉翁姑，備嘗艱苦，至食糠充飢，翁姑卒後，彈琵琶乞食，至京覓其夫，與牛小姐及夫同歸，共享安樂。故事卽此作結。

相傳高則誠此劇乃諷刺其友王四之作。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圖索隱云：「高東嘉名則誠，元末人，與王四爲友。王四亦當時名士，後以顯達改操，遂棄其妻周氏，而坦腹於時相不佞家。東嘉欲挽救不可得，乃作此以諷。而託名蔡邕者，以四少賤，常爲人傭菜。趙五娘者，以姓字書自趙至周而適五也。牛丞相者，以不佞家居牛渚也。記以琵琶名，則以琵琶上有四王字也。」相傳明太祖微時極賞此劇，卽位後知爲王四作，乃捕而寘之重典，並召高則誠欲官之，則誠託疾不赴。然太祖仍愛其曲，命人抄錄一部置左右曰：四書五經，如尋常布帛菽粟；琵琶記則如富貴人家珍羞，亦不可少。

又有指此爲唐時蔡生棄妻周而婚於宰相牛僧孺故事。見說郛。然宋陸放翁（或云劉後村）

詩云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」陶九成輟耕錄稱元人雜劇亦有「蔡伯喈」，則高氏之琵琶記或承宋元舊本而作。其影射王四，固不可知，卽謂爲實，亦無害於事。

則誠此劇乃嘔心之作。雖邱維錄云「則誠作琵琶記，閉閣謝客，極力苦心，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，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。」書影云「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，當拍處痕深寸許。」靜志居詩話稱「則誠填詞燒雙燭，至吃糠一齣，一糠與米本一處飛，一雙燭光燼爲一。」吳舒鳧長生殿傳奇序亦謂「則誠居櫟社沈氏樓，清夜按歌，几上蠟炬二枝，光交爲一，因名其樓曰瑞光。」此雖近附會之談，但吃糠一齣，自來評文者皆譽爲神來之作，引之如下：

（雙調過曲）（孝順歌）（旦）嘔得我肝腸痛，珠淚垂，喉嚨尙兀自牢啞住。糠哪，你遭
孽被椿杵，節篩，簸揚你，吃盡控持。好似奴家身狼狽，千辛萬苦皆經歷，苦人吃着苦滋味。兩苦
相逢，可知道欲吞不去。（外淨潛上覷科）（前腔）（旦）糠與米本是相依倚，被簸揚作
兩處飛。一貴與一賤，好似奴家與夫婿，終無見期。丈夫使是米呵，米在他方沒處尋！奴家便似

糠呵，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飢餓？好似兒夫出去，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。（外淨潛下科）

琵琶記與西廂記合稱南北二大作品。陳眉公曰：『西廂是一幅着色牡丹，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。西廂是一幅豔裝美人，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。』李卓吾曰：『西廂是化工，琵琶是畫工。』毛聲山曰：『王實甫之西廂，其好色而不淫者乎？高東嘉之琵琶，其怨誹而不亂者乎？西廂近於風，而琵琶近於雅。琵琶之勝於西廂也有二：一曰情勝，二曰文勝。西廂之情，則佳人才子，花前月下，私期密約之情也；琵琶之情，則孝子賢妻，敦倫重誼，纏綿悱惻之情也。夫是之謂情勝也。西廂爲妙文，琵琶亦爲妙文，然西廂文中，往往雜用方言土語，而琵琶無之，夫是之謂文勝也。』王驥德曰：『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，遞爲桓文；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，故當離爲雙美，不當合爲聯璧。』又曰：『西廂組豔，琵琶脩質，其體固然。何元朗並訾之，以爲西廂全帶脂粉，琵琶專弄學問，殊寡本色。夫本色尙有勝二氏者哉？過矣！』

第七章 元人小說

自唐人創爲傳奇之後，短篇小說已立其基礎。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、文苑精華各一千卷。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，目錄十卷，爲太平廣記。惟廣記都是晉唐以來的短篇小說，無宋人自己創作，且爲文言，不能算是元小說的真正祖禰。

元人小說之祖禰爲唐代通俗文字，如唐太宗入冥記、孝子董永傳、秋胡小說。不過文白雜糅，而且描寫極其陋朴，想作者本欲以文言寫小說，而文理不通，時時雜以俗語，所以弄成這樣四不像的體裁了。到了宋代則有『說話』，執此業者名『說話人』，其性質與今日『評話』、『大鼓書』相似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謂說話有合生小說，說諢話，說三分，說五代史的幾種。吳自牧夢梁錄則謂有四科：一曰小說，又名銀字兒，專講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迹變態之事。二曰談經，演說佛書，是宣傳佛教的作用。三曰講史書，說通鑑漢唐及歷代故事。四曰合生，講自成片斷的故事。

這類說話人用的底本叫做『話本』。近來繆荃孫先生發現了宋人『京本通俗小說』，是中

國文學史一件大事。今已印出八種：(一)碾玉觀音原第十卷 (二)菩薩蠻原第十卷 (三)西山一窟

鬼原第十卷 (四)志誠張主管原第十卷 (五)拗相公原第十卷 (六)錯斷崔學原第十卷 (七)馮玉

梅團圓原第十卷 (八)金虜海陵王荒淫原第二卷 看了卷第，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

多，但可惜其餘都不可見。也許將來會像敦煌遺書一般從地中出現吧？但我們不能預說。

這八種話本，據胡適考證，確係宋人所作。其產生時代，則約在南宋末年，當十三世紀中期以後。

其中也許有稍早的，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（一一八七）之前，最晚的也許在蒙古滅金（一

二三四）以後。

這些話本大半用白話描寫，委曲瑣細，人物與對話都富有生氣，與唐時通俗文字大不相同，白話文學到這時可謂大進步了。

宋代還有長篇的章回小說。一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，又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內容與此相同 流傳入於日本，

中國反沒有。民國四年，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這書，影印行世。書凡三卷，卷末有

『中瓦子張家印』六字。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為宋臨安府的街名，乃倡優劇場的所在，因定為南宋

『說話』的一種。書共分十七章，每章各有題目。又有詩有話，故名『詩話』。此書描寫技術甚爲幼稚，但爲明代西遊記之祖。二爲宣和遺事，這部書魯迅小說史略疑爲元人所撰。但胡適則謂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，記載得非常詳細，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。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，探的詩也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，故可斷定爲南宋時民間通行的小說。（胡適文存卷三）書分前後二集，始於稱述堯舜而終於高宗之定都臨安，按年演述，體裁甚似講史。其中有數節爲文言，餘爲白話，可見非出一人之手。此書之第四節則敘梁山灤聚義本末，爲元代水滸傳之祖。

尙有新編五代史平話，共分五代，每代兩卷。卷前列子目，字句參差，中間多附詩詞。今本已不全，但可確定爲宋人作品。又有最近在日本發現之元刊本平話，自武王伐紂書至三國志平話共五種，則不知是否宋人所作。

自唐到宋，白話小說醞釀了三四百年，到了元代，白話文學的運動甚爲劇烈，當然要產生長篇的章回體小說了。我們現在要先敘那有名的水滸傳。

本書版本最多，文辭結構亦各異。胡適已做了好幾篇考證來說明他。胡氏最初考證，不信元代能產生水滸傳，故定施耐庵爲明代人。不過宋人京本通俗小說，描寫技術已很高明，胡先生後來意見也許有點改變了，所以他的水滸傳後考把水滸傳原本的著作權給了羅貫中了。羅氏是元末的人，明初尙存，則水滸傳是元人作品。羅貫中名本，元武林人。他也是一個雜劇家，所作有宋太祖龍虎風雲會。

照我的意思：原本的水滸傳一定是羅貫中與施耐庵合作的。第一今所傳一百十五回，一百十回，一百二十四回的忠義水滸傳，都署名『東京羅貫中編輯』。又有一百回的殘本，亦名忠義水滸傳，署名爲『錢塘施耐庵的本，羅貫中編次』。又有一百二十回本，名忠義水滸傳全書，亦署『施耐庵集撰，羅貫中纂修』。五本水滸傳不拉關漢卿，不拉馬致遠，單單都拉了兩個雜劇界不甚出名的羅貫中和施耐庵，這不能說是明人附會的了。

施耐庵有人說卽是元代雜劇家施君美。君美是杭州人，此署錢塘人，相合之點一。施時代較羅爲前，相合之點二。宋人已有許多水滸故事流行，元人又有許多關於水滸的雜劇，據胡適之先生統計現發現者

已有十種。施君美集合許多零碎材料結構而爲整個水滸傳，故曰『的本』曰『集撰』。草創時文辭不甚完美，羅貫中又從而潤色之，故曰編次也。第二明中葉人如郎瑛、田叔禾、沈德符、李贄都談到水滸，李贄還批過水滸，如這書是本朝人所作，豈有不知？但他們都信爲元人作，甚至疑及宋人。所以說施耐庵是明人，是靠不住的。

次則，我們要叙那通俗性最大的三國志演義。三國之成爲通俗故事，來源也很久。李商隱驕兒詩亦云『或謔張飛胡，或笑鄧艾吃。』張飛鄧艾正是三國人物。東坡志林云：『主彭嘗云：塗巷中小兒薄劣，其家所厭苦，輒與錢，令聚坐聽說古話，至說三國事，聞劉玄德敗，顏盛眉，有出涕者，聞曹操敗，卽喜唱快，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。』東京夢華錄又有說三分的『說話』，則三國在宋已成爲重要的平話書了。但此類話本今均不傳，日本出的三國志平話，我們又不敢相信，則不得不推羅貫中本爲集本中之最古者了。

三國志演義共一百二十回，回分上下，得二百四十卷。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，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，首尾共有九十七年（一八四—二八〇）事實，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，間采稗史，及

雜以隱說而成。此書是文言的，但也雜以白話，在明代卽不甚爲人所重。胡應麟云：『三國演義絕淺陋可嗤！』又說此書與水滸『二書淺深工拙，若霄壤之懸！』謝肇淛亦以爲『太實則近腐！』金聖嘆在水滸傳凡例也說牠像法庭上傳話的差役，不敢增減一字；又罵牠轉折不靈。清章則誠也病其『七實三虛，或亂觀聽。』但歷史小說要顧全事實本不易寫，西洋歷史小說也少有免去這項弊病的。三國志演義寫九十年的歷史，幾百個人物，無數變化的事跡，而寫得有條不紊，有色有聲，真不容易。尤其三顧草廬，火燒赤壁，荊州入贅，秋風五丈幾段文字更有精采，便是水滸傳也尋不出這樣好文章。

隋唐志傳相傳也是羅貫中做的。清康熙十四年長洲褚人穫有改訂本，易名隋唐演義。序有云：『隋唐志傳肇自羅氏，纂輯於林氏，可謂善矣。然始於隋宮剪綵，則前多闕略……』今本共一百回，以隋主伐陳開篇，次爲周禪於隋，隋亡於唐，武后稱尊，明皇幸蜀，楊妃縊於馬嵬，既而恢復兩京，明皇退居西內，令道士求楊妃魂，得見張果老，知明皇爲煬帝後身，而楊妃則爲朱貴兒，而書於是結束。凡隋唐間英雄如秦瓊，竇建德，單雄信，王伯當等皆於前七十回穿插出之。所採材料一一皆有來歷，不

亞三國志演義。在舊小說中這部書倒是值得一看的。後人從這部書裏演出唐傳，更演出掃北，征東，征西，那就成了很下流作品了。

總之水滸，三國，隋唐的傳說，都有幾百年的歷史，到元末而集合成爲整部的小說，但文字則均甚幼稚，結構亦甚雜亂，其成爲今日狀況，則不知經過明清人幾十次修改了！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。